

长寿乡掠影

□魏田田

镇坪是长寿之乡，也是山水秀美的的心灵休憩地，号称人类幸福生活秘境。

也许是我北漂12年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待得太久的缘故，第一次到镇坪，竟被它的雄山丽水惊呆了。那时高速公路还未建成，我独自开车进入镇坪地界，传说和现实一起扑面而来。爱好摄影的我不时停下车抓拍美景，并贪婪地吮吸着充满负氧离子的空气。我甚至否定了自己12年的京城闯荡。是啊，我错过了多少美妙的风景啊。

我在镇坪辗转采访了几天，满眼看到的都是漂亮的扶贫新村，满耳听到的都是感人肺腑的扶贫故事，而印象最深的便是曾家镇和顺社区——屹立在青山绿水间的和顺新型社区，崭新的楼房一排排，青青的草地一片片；巨大的休闲广场周围，象征着不屈精神的格桑花格外引人注目；行走其间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安详幸福的笑容，一切都恍若梦中仙境。当然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镇坪的创业者——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贫困户，赤胆忠心的扶贫干部，充满创业激情的企业家，无限热爱生活的镇坪人……

今年深秋，机缘使然，我又来到镇坪。停留的第一站，竟就是6年前采访过的曾家镇和顺社区。在讲解员的娓娓讲述里，我最感兴

趣的是“和谐邻里、无忧长寿”的理念。我的思绪飞到和顺社区百姓家，飞到他们安居乐业的生活里，像久别的亲人那样亲近他们的寻常日子，感受他们的快乐和幸福。当年我在这里采访时，镇党委和政府正千方百计引进产业人社区，让游子归来就地务工，一家人和和美过平安和顺的安稳日子。如今，不知当年已招聘50人就业的深圳美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实现了招聘200名员工的愿景？民无忧手套厂的规模肯定也扩大了不小，而当时在建的毛绒玩具厂肯定也成了社区的支柱产业之一。带着热切的关注，我悄悄询问了当地干部。小伙子爽朗地回答：“当初所有的愿景都实现了，现在有很多家庭都是楼上居住楼下上班，日子过得滋润着呢。”

这个回答让我如饮甘泉。“难怪镇坪被誉为长寿之乡！”我在心里感叹：除了它的秀山丽水，“民无忧”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。

在接下来的行程里，镇坪县原文联主席熊寿安给我们讲了镇坪公路演变史。故事里有一个青年初到镇坪工作，总用军大衣遮盖，他觉得在这遥远的不知名之地工作很丢脸。有一次，他目睹了一辆载人农用车滚下山崖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，

发下誓愿：有一天，若做了公路局局长，必将重修安康到镇坪的公路，使闭塞的县城与外界畅通无阻。后来，这个青年果然当上市公路局局长，并且兑现了自己的诺言。谁承想，几乎是做梦一般，几年后，高速公路，天堑变通途，现在到镇坪，出发便是满心奔向人间秘境的喜悦。

说故事的人津津乐道，镇坪不仅是长寿之乡，也是激励人们创业斗志的地方。他更深深地演绎道：奋斗的人不老。不信你去采访一下这里的长寿老人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终生奋斗不歇。这话我深为赞同。我结识的很多镇坪朋友都有冲天斗志和创业激情，令人叹服、令人着迷。

“长寿之乡”的美誉绝对不是空话。当我来到友谊村万亩山下黄莲生产基地，见到年轻的村支书，听他讲发展黄莲产业的经过，才有了另一层理解：镇坪长寿的秘诀，其实还有“勤劳”这个重要因素。年轻的村支书说：“生长在镇坪富硒带的黄莲是贵重药材，市场前景很好，但种植黄莲并非易事，就说到湖北恩施买种苗，往返都是连夜赶路，几天几夜不能合眼，回来又得赶着栽种，幼小的种苗、干硬的土地，一棵一棵栽种，日夜辛劳是常态。而且，黄莲不是当年栽种当年收，它需要3年的生长周

期。”紧接着他又说，我和乡亲们有个共识：勤劳是致富的根本。别人成功，是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别人在创业路上奔跑。勤劳也是长寿的根本，镇坪的长寿老人都是终生劳作。

听完这些，村支书的形象在我心里顿时高大起来。当下，很多年轻人都涌向大城市，他能留在这里，参与乡村振兴大业，带领人们创业致富，是多么了不起啊。而且，他的“勤劳长寿”理念多么朴实，听一遍就植于心。

一路参观，一路承受精神雨露。来到鸡心岭下，我感觉自己就像鼓满的风帆，飘飘欲飞。我是奔跑着冲向鸡心岭的，站在自然国心的标志处，我心怀敬畏。站在一脚踏三省的标志塔下，明代唐寅的诗句涌上心头：“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一上直到高山上，举头红日白云低，四海五湖皆一望。”

太豪迈了，站在这高山之巅，“举头红日白云低”；太骄傲了，站在这神奇之地，“四海五湖皆一望”。我们互赠鲜花——鸡心岭黄亮亮的太阳花，站在湖北这边，伸长双臂赠给重庆的同胞，站在陕西这边，伸长双臂赠给湖北的朋友。在鲜花的传递中，我的胸中四海翻腾、五洲激荡！

胸中装着四海五湖，能不长寿吗？我垂下头颅，向长寿之地的山山水水致敬。



巴山秋色 静好 摄

雁归渭河畔

□罗锦高

我几个踏青发烧友徜徉于渭水之滨。同伴与我聊起他的少年往事：

每当麦苗返青的时候，我们就约上三四个娃，拿着小铲，提着筐到渭河滩麦地挑野菜。那时的河滩地少有荒芜，人们惜土如金，一年种两茬庄稼。麦地一出春苗，大雁就准时飞回来，落脚在这远离村子人家的麦地，啄食嫩苗果腹补充能量，再向北群飞。那时的大雁相当多，今天飞走一拨，明天又来一群。多的时候，密密麻麻布满了少年的天空，徐徐降落。若是受到什么惊吓，如疾风扫地又腾空而起。大自然的造化真是奇妙，雁儿嚼吃过的麦苗，反而长得更好，因为它们只掐吃嫩叶，不伤麦根。这与牛儿用舌头卷吃麦苗一样，只吃芽苗不拔根。所以老一辈农家人还特意把耕牛吆到麦地晚餐，既饱了牛肚又肥了麦茬，当地人把此举叫“放青”。但不能过度，经牛踩踏，毕竟会糟蹋麦地。

经过雁啄牛啃过的麦田，给我们农家娃带来了许多营生，拾雁屎喂猪，捡牛粪肥田或喂炕，扒拉遗落的苞谷根晒干当柴烧，见到野菜挑野菜，在河滩麦地走一遭，或多或少都有收获。那年初春，我看那么多大雁飞扑麦地，抓起土疙瘩朝它们掷去，却遭到放青老汉一顿吼。我们嘻嘻哈哈不予理睬，总想冲着雁群逗乐。第三天，我从家里拿了个老鼠夹子，到另一片河滩地，把鼠夹上好机关，放在旺苗的麦地，我和同伴回避到远处挑菜，快到午饭时，再回到旺苗地，老远就听见扑啦啦响，几个箭步跑过去，果然夹住一只毛色光滑的大雁，连蹦带跳捉回家，路上逢人就示雁炫耀。一进家门，三爸在院子埋头剥柴，我报喜一般，双手摁住雁抬到他跟前。三爸抬头一看，立马拉下脸训斥：“赶紧把它放了！”“为啥？”我失落地问大雁眼睛反问。三爸一看，雁爪夹伤渗血，随手放下手里的活，回屋在炕头木箱里翻找出消炎粉和胶布，让我抱好雁，他边给雁爪上药包扎，边给我讲大雁殉情的悲惨故事。

三爸高中毕业后，在村里当民办教师，在家曾给我们兄弟姊妹说古谈今。三爸说，元朝有个诗人叫元好问，他在山西太原为官时，路遇一个猎雁的人，捕捉到的雁在猎者手里拼命挣扎，是只雌雁。这时候，天空的另一只雌雁盘旋寻觅，凄厉哀鸣。当猎者把雁杀死脱毛时，头顶的那只雌雁朝他俯冲而下，在他面前撞地而死，恰是一只雄雁。猎者心头一震，为殉情雁唏嘘叹息，便将它们埋了，堆土垒石起坟，叫“雁丘”。元好问根据这个故事吟诗一首，其中两句是：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”三爸看了看我的脸色，又继续说：“你要是把它害了，等于害死两只雁，或许伤害一群雁。你想想，大雁如此重情义，没爹没娘了，它们的儿女以及同伴会多伤心……”经三爸绘声绘色地叙说，我对诗意虽一知半解，但看他说得那般动情，内心愧疚不已。

“走，我陪你到河滩放飞。”三爸扔下话就住门外走，我抱着大雁跟在三爸身后，不知道我的体温能否抚平大雁离群的忧伤，直到把它放飞了，心里才轻松些。

听完踏青同伴的叙说，为他已故多年的三爸深表敬意。抬头再看看湛蓝的天空，雁群早已飞远。我自言自语：但愿有那么一天，我也能在麦地里遇上大雁。另一同伴说：“这不难，去年我和一帮骑友到渭南莲花寺去玩，途经临河路的大片麦地，就亲眼看见一群雁从这片河滩地飞向另一片河滩麦地。”如今，沿河有大片芦苇的地方，就有很多水鸭和水鸟，还有说不上名字的飞鸟。渭河流域，经过几十年治理，早已退沙（沙场）还田。随着两岸绿化工程的拓展，有的河段连河堤防洪坝及河堤路在内，绿化带有三四层，有的五六层，像多层的绿色屏障，既防洪固坡护路，又使生态环境大为改善，无疑给飞禽生灵营造了新的家园。“别说渭河流域治理得卓有成效，就连有的黄滩地也治理得相当不错。”当年放飞大雁的同伴抢过话茬说：“大前年，我和同学去古阳黄河湿地，大片芦苇稠密得像城墙那么高，步行木板栈道，穿梭在芦苇荡中，像行走在树上的绿色长廊，各种水鸟多得很。”

如今的河滩麦地，河畔沼泽，沿河鱼池，柳绿芦花，成为大雁和水鸟们的栖息地，成为它们南北之旅的驿站，远翔怀想的家园。

生活是一首诗

□鲁秦儿

我把书架上所有书翻出来

一一重读

那些治愈的句子

依然坚毅、温馨

让我再一次

温习了我的孤独

保罗·策兰、茨维塔耶娃

他们的光辉依然炽热

多年前，他们说

请在梦境深处

描绘你最喜爱的事物

无论怎样的长夜

清晨的百合花都是飘香的

一个人

一次深入旅行时

无需纪念走过的风景

脚下的黄土地

耳畔的风声

山间的云雾

都会在冬日

编织成一首完美的诗

九月下旬的一天清晨，我和十几位文友去曾溪镇老君山采风。

车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，时而停下尽赏秋色，远远近近，薄雾缭绕，蓝天白云，群山环抱，枫叶如火，银杏叶灿烂如金，满目的赤橙红黄青绿，如一匹七彩锦缎披挂在山间，小溪水色青碧，鸟儿欢快地鸣叫着自由飞翔，一阵风吹来，树叶纷纷飘落，翩翩如蝶。山越爬越高，空气愈加清新。乡村人家渐稀却疏落有致，家家院落整齐干净，宽敞的院坝晾晒着红艳艳的辣椒，土墙上挂挂黄澄澄的苞谷棒，大家赞叹不已，房前屋后种满了果树，红彤彤的枣、黄澄澄的梨、笑开口的石榴、猕猴桃、橘子像一盏盏小灯笼，还有一丛丛开得正旺的菊花……

一路走来，30分钟后，我们来到瓦窑村老君山新庙梁上。举目四望，600多亩的土地上，从山底到山顶，从左到右，满山遍野栽满了山楂树，像极了一队队排列整齐的士兵，满山飘荡着酸甜的清香。山楂树不高，约两三尺，枝丫上结满了红彤彤的山楂果，如樱桃般大小，一颗颗、一簇簇，压弯了枝丫，点亮了山林。饱满的果子在绿黄相间的树叶映衬下，美不胜收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着诱人的光泽。因为这里的山楂从生长至成熟，没有施用过化肥、农药，可以直接入口。轻轻摘一颗放在鼻前闻一闻，散发着淡淡清香，放进嘴里品尝，味道好极了！

山楂分好几种，水果山楂最好吃，甜、软、酥，没有酸味，一嚼即化，最适合老人。药用山楂，味酸明显，入药最好，也适合嗜酸孕妇解馋。面对如此壮观的山楂林，我感到震撼。这样偏僻的山地，竟长出这样美丽而极富保健、药用的果子，真是奇迹奇景啊！

这里还流传着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老君山梁上曾有一棵百年山楂树，有两抱多粗，六米多高，树干粗壮挺拔，枝繁叶茂。每到秋天，树上结满红艳艳的山楂果。上世纪40年代末，村里有一对青年，男的叫王强，女的叫玉兰，二人青梅竹马，长大就成了恋人，常在山楂树下约会，采摘果子、谈情说爱、海誓山盟。就在他们准备成亲时，王强被抓去当壮丁，临走，王强和玉兰紧紧搂抱着，哭得死去活来，王强说：“兰妹，等我回来！”玉兰递给王强一口袋山楂果，说：“强哥，不管你走多久，我都等你！千万别忘了我！”可是，王强再也没有回来，玉兰常常伫立在山楂树下，向远处久久凝望，苦苦等待王强，以致终生未嫁，临死时对家人说：“就把我埋在老君山梁上的山楂树下，等他回家！”玉兰死后，家人遵照她的遗言，将她埋在了这棵老山楂树下。王强到底也没回来，可惜后来老山楂树被砍掉了，但是这个凄美、伤感的爱情故事却永远流传了下来。

多年以后，依然在这片土地上，生长在这里的王中先生借助建设新农村的契机，承包了这千亩荒山，倾注全部心血，打造了“碧峰云泉产业园”，种山楂的同时，还种植着百亩辣椒、百亩烤烟、药用菊花、蜂蜜李等等，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就近在他的园子里就业，他善待乡亲，一人一年平均能挣一至两万元。他希望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，为地方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。



硕果累累 龚波 摄

山楂红了

□刘培英

岚皋印象

□王满院

我最早知道笔架山，是从贾平凹散文《游笔架山》中知道的，他写道：“笔架山上有一个庙，没有庙名的……庙是小庙，这庙里的和尚六七十前就死了，但和尚的尸体还在，完好无缺地坐在一个土瓮里，土瓮就在庙前的树下……和尚六七十前死而不腐，狼不吃，鸟不啄的……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县文联同志介绍说，清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七月初五，高僧弘一达慈和法众达鉴同时在南官山金顶圆寂，真身被弟子通鉴等人供奉于随后落成的舍利塔内，一直不腐。清光绪年间，舍利塔崩塌，弘一达慈真身被运至县城外的城隍庙供奉，于上世纪50年代火化，至此，弘一达慈真身不腐已130余年。而法众达鉴真身一直保存到现在，距其圆寂已有200余年。两位高僧真身百年不腐，为南官山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。

下午两点多，我们来到南官山景区，大门口有一座气派的石牌楼，正中写着“南官山”，下方两边写着“云中净土”，给人威严神圣的感觉。上山的路是用青石板铺就的坡道，有300多米，坡度比较缓，再往上就是石台阶路了，有1000多米。我远远望见南官山的三座山峰，主峰突出，形状恰似笔架。山上有了房子，被浓雾包围着，整个山头云雾缭绕，犹如仙境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上山的同志下来了。我问：“看到那个和尚的不化真身了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只上了大殿，大殿门关着，没有香火，什么也没看到，更没看到和尚的不化真身。”

听岚皋县作协的同志说，那个和尚的不化真身一直都在，在快到山顶的一个平台旁钻了个洞，安置在洞里，名字叫福地洞天。那天时间紧，天又快要下雨了，就没